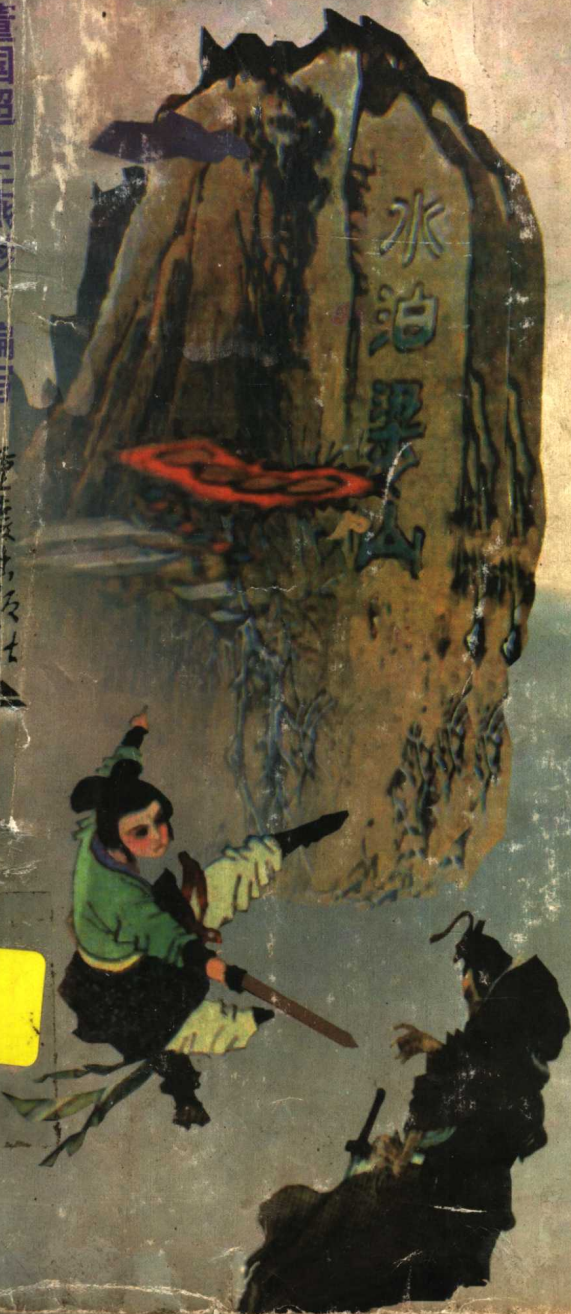


梁山好汉的故事

董国超 王燕彬 编写

重庆出版社



梁山好汉的故事

董国超 编著
王燕彬

重 庆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陈 慧
封面设计 徐赞兴
技术设计 费晓瑜

董国超 王燕彬 编著

梁山好汉的故事

liang shan hao han de gu shi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75 字数 188 千

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*

ISBN 7-5366-3686-5/I·684

定价: 12.00 元

目 录

- 山东及时雨 天下传美名
——呼宝义宋江 (1)
- 游龙飞天侠 出没少华山
——九纹龙史进 (44)
- 银枪舞风雪 丹心映日月
——豹子头林冲 (59)
- 将门有虎子 刀剑写春秋
——青面兽杨志 (86)
- 倒拔垂杨柳 威震野猪林
——花和尚鲁智深 (98)
- 双拳打猛虎 仗刀行江湖
——行者武松 (117)
- 野莽忠心汉 板斧砍不平
——黑旋风李逵 (151)

剑侠双报信	智取生辰纲……	(175)
火起独龙岗	三打祝家庄……	(189)
枷打白秀英	落难高唐州……	(206)
大盗取金甲	金枪破连环……	(217)
乌骓踏霜雪	三山取青州……	(230)
智收玉麒麟	火烧大名府……	(236)
东昌没羽箭	飞石打英雄……	(263)

山东及时雨 天下传美名

——呼宝义宋江

宋江字公明，生在山东郓城宋家庄，母亲早丧，上有一个老父亲宋太公，下有一个弟弟名叫宋清，人称铁扇子，也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一。

当时正是北宋中期（公元1068~1086），朝廷内有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四个奸臣当道，社会黑暗，民不聊生。各地老百姓因不堪忍受压迫，经常起义造反，成为绿林英雄。宋江非常喜欢结交绿林朋友，并且为人慷慨、经常拿钱财救济朋友，因而在江湖上美名远扬，人称“及时雨”、“呼宝义”、“孝义黑三郎”。

宋江如何成为梁山泊头领的呢？请看他救晁盖杀阎婆惜，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故事吧！

一 东溪村报信

一天，县官中午退堂后，只留宋江一人值日，宋江走出县衙，想去旁边的茶馆喝杯茶，吃点东西。

刚走到茶馆门前，遇到三个陌生人，从衣着打扮上可以看出，他们是官府的差役。三人神情紧张，目光闪烁，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。这时其中一人走上来，向宋江行礼，并请宋江到茶馆喝茶。宋江跟着三人进了茶馆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。为首那人见四周无人，低声对宋江说：“我们是济州府缉捕使臣，来贵县要捉拿几个贼人。”宋江问：“什么贼人，让几位这么劳累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宋押司即是办案的人，我们也就不瞒你了，今天我们要捉拿的罪犯，就是前几天黄泥冈截取生辰纲的强盗。那生辰纲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梁中书送给太师拜寿的礼品，金银财宝，价值连城。当押解生辰纲的队伍走到黄泥冈时，被几个乔装为客商的贼人，用蒙汗药酒，麻翻了押解的军人，全部寿礼，都被贼人抢走。此事惊动了蔡太师，太师已传下公文，限期捉拿贼人，否则要拿府州老爷问罪。现在已查明，为首的贼人正是贵县东溪村保正晁盖，还有其他六人不知姓名。我们今天就是来传递州府公文，通知贵县，立即捉拿晁盖等贼人归案。”

宋江听到这儿，内心不禁暗吃一惊。宋江与晁盖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今天遇到这么重要的事件，如果不帮他一把，晁盖一定会被官府捉去，性命难保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宋江一面心里盘算，一面表面镇静地对差役说：“这件事太重了，要立即通知知县大人。但是现在大人刚刚退堂，正在家里休息，我得马上去通报。几位大人先请在茶馆稍微等一会，我一会就回来。”

宋江边说边告辞，离开茶馆，迅速跑回住处，牵出一匹快马，上马加鞭，不一会来到东溪村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、刘唐四人正在后花园饮酒、庆贺截取生辰纲的胜利。宋江也

顾不得和庄客们打招呼，直接冲到后院，见到晁盖，将州府派人捉拿的事，简要说了一遍。晁盖几人万分感激，说这救命之恩，日后必有重报。宋江来不及多谈，连忙告辞，赶回县城，来去还不到一个时辰。见到州府派来的差役说：“知县大人刚才外出，麻烦你们几位久等了，现在大人已经登堂，请几位跟我一起去见知县，千万别耽误了功夫，让贼人跑了！”

县官看了州府公文，立即派人去捉晁盖，但由于晁盖已有准备，自然没有捉到。晁盖和几个好汉从此上了梁山，宋江也就成了山寨的大恩人。

二 怒杀阎婆惜

晁盖上了梁山泊，成为山寨头领之后，多次打败官军围剿，济州府向各县发下公文，要各县联防，共同对付梁山人马。这份公文也发到了郓城县，宋江看了也为晁盖他们的大胆行为吃惊。

收到公文那天，宋江心中一直想着晁盖和梁山义军的事，出了衙门，低着头向住处走去。忽听背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宋押司”。宋江站住，回头一看，是当地有名的媒婆，旁边还站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媒婆指着这个女人对宋江说：“这个婆婆和丈夫女儿从东京到这来投奔亲戚，不巧没找到，一家三口无依无靠的，只能凭女儿阎婆惜在酒楼唱小曲维持生计。昨天丈夫又病死了，只剩下孤儿寡母，穷得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了，真是太可怜了！宋押司您可是个积德行善的人，请您发发慈悲，拿出点钱，为她们置办一口薄木棺材，先办了丧事，我再为阎婆惜找个婆家，也就救了母女二人的命，我

先替她们谢谢您了！”说着媒婆向宋江行礼，旁边那个婆子也不住的行礼。

宋江说：“这事好办，我给你十两银子，你去县东陈三家的棺材铺买一口棺材好了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拿出钱，交给阎婆，转身走了。

宋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阎婆却打上了宋江的主意，她见宋江忠厚老实，有心把女儿嫁给宋江。阎婆又托媒婆去宋江那里说媒。宋江开始不答应，怎奈这个媒婆一会满脸悲切地讲母女二人现在的生活之苦，一会又眉飞色舞地夸奖阎婆惜姿色出众，漂亮大方，一会又苦口婆心地劝宋江应该找个女人帮助照料生活。宋江经不住媒婆的花言巧语，答应娶阎婆惜为妾。

宋江出钱在县城西买了一所楼房，购置了一些家具，把阎婆母女二人安顿下来，又为阎婆惜买了衣服首饰。开始的时候，宋江和阎婆惜相处得还挺好，但日子一长，两人就疏远了。这主要是因为两人性格上相差太大，宋江喜欢使枪弄棒，谈古议今，阎婆惜爱的却是穿着打扮，男女之情。宋江寻思：这个女人也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好是坏也无所谓，既然看不在眼里，不理她也就是了。阎婆惜却耐不住寂寞，一天天对宋江冷淡起来，不久又和宋江的同事张文远勾搭上了。张文远人称“白脸小张三”，专爱拈花惹草，自从认识了阎婆惜以后，经常趁宋江不在时去和阎婆惜鬼混。时间一长街坊邻居也都知道。风言风语也有传到宋江耳朵里的时候，宋江也不去理会，只当是照顾孤儿寡母做了一件善事，阎婆惜随便怎样，也就随她去了，从此宋江更少登阎婆惜的门了。

一天傍晚，宋江从县里出来，见前面街拐角的地方，走

来一条大汉，这人看样子很着急，汗流满面。宋江觉得这人有些面熟，但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，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。那大汉看着宋江，似乎也觉得见过面，立在那边看了一阵，又拿不定主意，不敢过来询问。宋江觉得其中必有什么缘故。这时见那大汉转身走到路边一个店铺，指着宋江在打听什么，店铺伙计点了点头。大汉快步走向宋江，到跟前行了个大礼，说道：“宋押司还认得小弟吗？”宋江一边还礼一边说：“看起来有些面熟，只是想不起来了。”大汉说：“请宋押司过来说话。”

大汉带着宋江进了一条僻静小巷，走进一个酒店，找了一个不惹人眼目的地方。大汉把宋江按在椅子上，自己撇了行李，纳头便拜。宋江慌忙上前搀扶，问：“请问壮士高姓大名？”那人说：“大恩人为什么忘了小弟，我就是和晁盖一起截取生辰纲，后来又上了梁山的赤发鬼刘唐。我们兄弟全仗恩人相救，才有今天，因此常常在一起谈起押司。今天晁天王特意派我给您捎来一封信，并有黄金百两，略表感激之情。”

说着刘唐打开包袱把书信和黄金递给宋江。宋江把信接过来，却不肯收黄金，对刘唐说：“你们弟兄刚到山寨，正是需要金银使用的时候，还是把黄金带回去，如果我需要用钱时，再去山上取。”刘唐那里肯答应，一定要宋江收下，宋江看推托不了，就从中拿出一条十两的黄金，其余的金子一定要让刘唐带回去。刘唐说现在山寨纪律严明，如果带回去的金子少了十两，一定会受惩罚，宋江听了，又当场给晁盖写了一封回信，说明情况交给刘唐。刘唐看宋江执意不肯多收金子，也就只好由宋江的意思去办了。宋江说：“贤弟，现在官府正在发文防备你们，这里离县衙门不远，时常有官府的差役来巡视，万一被他们发现，可就闹出大事了，你还是趁

天黑赶快回山寨吧。”宋江叫来酒店伙计，算清了酒钱，二人起身离开酒店，刘唐告别宋江，趁着月光迈开大步，往梁山去了。

宋江看着刘唐走远了，才慢慢转过身，往住处走去。忽听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押司去哪儿呀？好多天不见面了。”宋江回身一看，心里一阵不高兴。原来说话的是阎婆。这个婆子满脸堆笑地说：“押司怎么老也不回家呀？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，还是小女有什么地方得罪押司了？今晚真是有缘，让我遇见押司。快跟我一起回家吧！”宋江不想理阎婆惜，所以推托县里还有事，脱不开身。阎婆不管宋江怎么说，软拖硬拉，死缠住不放，非要宋江去阎婆惜的住处不可。宋江无奈，只好很不情愿地跟着阎婆走了。

进了房门，阎婆喊了一声：“女儿，你的心爱三郎来了。”阎婆惜此时正躺在床上等张文远。听到“心爱三郎”还以为 是张文远呢，急忙起身，从楼上跑下来，边跑边说：“这个短命的，害的我苦等！老娘先打他两个耳刮子！”

跑到半路，从桶子眼里一看，见是宋江，顿时转身上楼，面朝里躺在床上。阎婆听女儿下楼，半路又回去，一面拖着宋江硬往楼上拉，一面絮絮叨叨地埋怨女儿无理。宋江被阎婆拖进了阎婆惜的住房。

阎婆和宋江进了屋子，见阎婆惜仍旧躺在床上，就过去把她拉起来，让她陪陪宋江。阎婆惜脸上一片阴沉，还不时抛出两句酸话，拐弯抹角地骂宋江。宋江心中十分不高兴，只是压着火不出声。阎婆见场面尴尬，说是去外面打酒，大家喝两杯。她走出房门，又把门反锁上，宋江想走也走不成。过了一会，阎婆打来一壶酒，买了一些酒菜。三人围在桌子旁。

阎婆不住地劝酒，而宋江和阎婆惜两人，却各有一肚子不高兴，坐在那里不想动。

阎婆自己两碗酒下肚，话更多了，对女儿说：“你不要使性子了，还不快陪押司喝酒。”转过身又对宋江说：“押司您作为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气量太小，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”两人被阎婆劝得没办法，只得各自喝了几口酒，但还是一肚子怨气。

正巧这时唐牛儿来找宋江。唐牛儿是谁？这人是郓城县里一个卖杂货的小贩，十七八岁，自小没有爹娘，整日自己一人挎着篮子沿街叫卖。唐牛儿有个毛病：有点钱就喜欢赌上一把，十有九回是输个精光。赌输了钱，常向别人去借。时间一长，谁也不愿意把钱借给他。宋江在郓城县是有名的好人，唐牛儿向宋江借钱时，多多少少总不会空手而归。这天唐牛儿又赌输了钱，想找宋江借钱买点吃的，听人说去了阎婆那里，他就一路赶来。到门前一推，门是虚掩着的，唐牛儿推门进来，听到楼上有说话声音，径直走上去，见了三人行了礼，立在旁边。

宋江心想，这家伙来得正好，让他帮我一下，好脱身离开。想到这儿宋江对唐牛儿努了努嘴。这唐牛儿猴精，见宋江暗示，心里马上明白，于是对宋江说：“宋押司您怎么忘了上午知县布置的事了？现在知县正在派人四处寻找押司，您可好，在这稳稳当当地喝酒！”宋江接着说：“真是的，我刚想起来，现在得马上走！”说着站起身，抬腿要走。

阎婆上前拦住路，说：“押司，你何必要使这种把戏！你俩一唱一合什么意思，我早就清楚了！”说着，转过头去，大声训斥唐牛儿：“你这个小混蛋，竟敢在老娘面前使手腕，你

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！现在天这么晚了，知县早回府和夫人吃酒去了，那有什么事情要办？编谎话你都编不圆，还不给我快滚出去！”唐牛儿还狡辩说：“真是知县叫押司，你为什么无故骂人？”这时阎婆三两酒下肚，正是性情冲动，难以抑制的时候，听到唐牛儿回话，火气一下冲了上来，破口大骂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我刚才见押司向你努嘴，然后听你胡编！你不撺掇押司多来这里，反倒变着法骗他离去，真是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！今天让你知道老娘的利害！”说完，一路大耳刮子搦过去，把唐牛儿打出屋门。唐牛儿在门外骂了一阵阎婆，也就走了。

阎婆再到楼上，对宋江说：“押司，没事理那个乞丐干什么？那家伙只会骗钱买酒吃！”宋江是个老实人，被阎婆当面说穿了，反倒难以离开，只好又坐下来。阎婆喝了几杯酒，对宋江和阎婆惜说：“你们两口子多日不见，还是早早睡吧！我去收拾东西。”说着下楼去了。

楼上只有宋江和阎婆惜二人，还是谁也不理谁。阎婆惜也不脱衣服，面朝里躲在床上。宋江在凳子上坐了一会，看已是半夜，只好把头巾摘下，脱了上身衣裳搭在衣架上，又顺手把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挂在床边，面朝外躺在床上。

宋江迷迷糊糊睡了一觉，不等天亮就起身下床，洗了把脸，穿上衣服下楼向县里走去。宋江看时间还早，就去路旁赶早市的小摊要了一碗醒酒汤，坐下喝了几口，想要拿钱时，一摸招文袋不见了。这下可把宋江吓坏了，招文袋里有晁盖写给自己的信，要是落在阎婆惜手中，那婆娘一定会告到官府，自己岂不性命难保？想到这和摊主道了歉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向阎婆惜的住处跑。

再说阎婆惜听着宋江出了门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嘴里骂着：“这家伙搅了老娘一宿好觉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脱下衣服，放开被子。一眼看到了宋江丢下的招文袋。阎婆惜顺手拿过来，觉得沉甸甸的，往里一摸，摸出一条用信包着的十两黄金，不由暗暗高兴，心想，这钱正好可以用来给张文远买件衣服。又随手把信打开，凑在灯前来看。这婆娘也认识几个字，读完信后，不禁得意地脱口说道：“想不到这家伙还和梁山泊贼人来往！真是该着我和张三作夫妻，看我把他告到官府去，除掉这块绊脚石，今后也就可以自在地生活了。”想到这儿，她依旧把黄金用信包好，放回招文袋。这时，忽听楼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阎婆惜料到一定是宋江回来找招文袋了，忙把袋子揣在怀中，顺势又躺在床上。

宋江推门进来，直奔床头，见招文袋不见了，又见那婆娘假装睡觉的样子，就猜到丢下的东西一定被她藏起来了。尽管一肚子怨气，此时也只好低声下气地央求阎婆惜，把东西还回来。阎婆惜一脸凶相地嚷：“我在睡觉，哪里见到你的什么招文袋！”宋江好言好语地说招文袋里有重要文书。阎婆惜听了一阵冷笑，说：“什么重要文书？不会是缉拿梁山贼寇的文书吧？”宋江一听，知道阎婆惜把信看了，心里更慌了，忙说：“好姐姐，千万别嚷，让外人听到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快还给我吧！”

阎婆惜说：“你要是怕人知道，答应我三件事，我就把信还给你。”宋江忙说：“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三百件，我也答应你，你快说吧！”阎婆惜说：“第一允许我改嫁张文远。第二，这里住的，穿的、用的全部财产都归我。以上两件，你要写成文书，永不反悔。”宋江说：“我答应了，这就给你写

文书。你快把第三件讲出来吧！”阎婆惜说：“晁盖送你一百两黄金，这里只有十两，你赶快把剩下的钱统统拿出来，我就还你这封信。”宋江解释说：“我只要了十两，其余的钱都让来人带回去了，实在没法给你。”阎婆惜凶狠地骂宋江：“你这是放屁，像你们这种官府的差役，那有见钱不要的！你要舍不得钱，不要紧，天亮以后和我一道去县衙门说理！”宋江听了这话更急了，说：“我是老实人，怎么能骗。要不你先把信还我，给我三天期限，我变卖家产，把一百两金子还你怎么样？”

阎婆惜冷笑着说：“你想先诳走书信，然后翻脸不认帐？你去骗三岁的孩子吧！我这里是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拿不出一百两黄金，就别想拿走招文袋。等到公堂上，看你交不交金子！”宋江一听“公堂”两字，实在按捺不住，瞪着眼狠狠地问阎婆惜：“你到底还不还我？”阎婆惜说：“你这么凶，我就怕你！不还！就是不还！”宋江上去扯开阎婆惜盖着的被子，阎婆惜用身子紧紧护住胸前，两人纠缠不开。宋江用右手去抢阎婆惜胸前的袋，不想把那把解衣刀拉出来了。阎婆惜看宋江满脸凶相，手拿刀子，脱口嚷起来：“不好了！黑三郎杀人了！”阎婆惜这句话却提醒了宋江，一肚子怒火，化为杀心，没等阎婆惜叫第二声，宋江手起刀落，正刺在阎婆惜的咽喉上，鲜血飞溅，那妇人还在挣扎，宋江又接连几刀，刺在她的要害处。当时就一命归天了。宋江连忙取过招文袋，把书信拿出，在灯前烧掉，然后走下楼来。

阎婆睡在楼下，开始听楼上有吵闹声，以为是两口子拌嘴，也没在意，后来听女儿喊救命，觉得不对，慌忙披上衣裳，上楼来看看。在楼梯口正好碰到宋江，见宋江凶狠的模

样，吓了一大跳。宋江说：“你女儿太无礼，被我杀了。”阎婆还有点不信，说：“押司不要说笑话，你们两口子吵架，过一会就好了，不要吓唬我。”宋江说：“不信你去房里看看。”阎婆到楼上一看，明晃晃的灯光下，血泊里挺着女儿的尸首。阎婆不由地叫苦：“这可怎么办呀！”宋江说：“没关系，只要你和我胡搅蛮缠，我以后给你养老送终。”阎婆说：“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就听押司的吧！不过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请押司买一口棺材，安葬了小女，也算你们没有白做夫妻一场。”宋江点头答应。阎婆又说：“这事最好趁天不亮就办妥了，以防街坊邻居猜疑。”

二人下楼锁上房门，向陈三的棺材铺走去。这时天虽然还没大亮，但街上已有一些赶早市的人了。在经过县衙门时，正好有几个差役在开大门，周围还有一些行人，阎婆猛然一把揪住宋江，大声叫喊：“快来捉拿杀人贼呀！”几个差役闻声赶来，围住二人，见是宋江，又都不在意了。大家都知道阎婆母女和宋江之间的事情，以为又是因为吵架，阎婆来胡缠，就上前劝阎婆：“不要胡说，宋押司不是那种人，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好了。”宋江平时人缘好，上上下下没有不敬重的，因此，几个公人不但没把宋江怎样，反倒让阎婆不要无礼了。

正在这时，唐牛儿赶早市，打这经过，见阎婆扭住宋江，连嚷带叫，马上想起昨晚自己挨打的事情，不由得怒气冲天，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放，上前抓住阎婆，照着脸上，狠狠地给了一巴掌，把阎婆打了个昏天黑地。宋江趁机脱身跑了。

阎婆略一清醒，见跑了宋江，上前死死拉住唐牛儿不放，嘴里大声叫嚷：“宋江杀死我女儿，被唐牛儿搭救跑了。”这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那几个差役见事情一下说不清，就把

阎婆、唐牛儿和一些证人，带入县衙门。知县升堂，经过审问，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知县平时也和宋江很要好，因此，有心为他开脱，说：“宋江是个老实人，绝不会无缘无故杀人，一定是唐牛儿犯的事！”唐牛儿一个劲儿地叫屈。这时张文远上前说：“现场勘察发现有宋江的解衣刀，一定是宋江杀的人，望大人明断。”张文远听说宋江杀了阎婆惜，心里又痛又恨，现在，见知县又有意为宋江开脱罪责，因此上前阻拦，心想，这次一定弄死宋江，为阎婆惜偿命。

知县看有张文远为死者说话，只好派人去拘捕宋江。派去的人随便转了一遭，回来说宋江不在住处，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张文远又向知县说，应该去宋家庄查找宋江，如果抓不来宋江，就把宋太公和宋清抓来，一审问，就知道宋江的下落了。知县没办法，派朱仝、雷横两人去宋家庄拘捕宋江。

在宋家庄，朱仝在佛堂内供桌下发现一条暗道，揭开盖子一看，宋江正藏在里边。朱仝和宋江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把宋江叫上来，说：“公明哥哥，此处无法安身了，张文远死咬住你不放，知县也没有办法。我看你还是外出一阵，避避风头。现在不多说了，雷横还在外面，我怕他进来搜查，先来给哥哥报个信，小弟还得出去应酬。”宋江连声道谢。

朱仝出来对雷横说，庄里没有宋江，雷横也有意放走宋江，所以也不深究。宋太公置办酒席，款待朱仝、雷横两位都头和随行的士兵，并给每人送了一些银子。朱仝、雷横两人回到县衙，秉报知县：“宋江、宋清兄弟二人不知去向，宋太公卧病在床，不能走动。”知县听完秉报向上面呈写一份这个案子的公文，这起人命案就这样放下了。